

主编 解玺璋



围城内外

——从小说到电视剧



责任编辑: 王 立 张光勤

封面设计: 罗雪村

围城内外

——从小说到电视剧

主编 解玺璋

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 31 号 邮政编码: 100005)

大世界出版有限公司照排部排版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张: 7.5 字数: 166000

1991 年 8 月第 1 版 199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: 1—11000

ISBN7-5012-0403-9 / I · 49 定价: 3.40 元

目 录

“围城”中人谈《围城》

《围城》重印前记·····	钱钟书	1
《围城》序·····	钱钟书	4
《围城》日译本序·····	钱钟书	5
《围城》德译本前言·····	钱钟书	7
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·····	钱钟书	9
记钱钟书与《围城》·····	杨 绛	15

闯进“围城”谈《围城》

钱钟书、杨绛谈《围城》改编·····	孙雄飞	39
钱钟书、杨绛看电视剧《围城》·····	孙雄飞	49
《围城》导演谈《围城》·····	包明廉	57
我们选择了艰难		
——谈《围城》的改编·····	孙雄飞	64
走进“围城”的人们		
——电视剧《围城》演员侧记·····	辛 遂	77
不愿逃出“围城”的女人		
——黄蜀芹印象·····	亦 轩	86

到“围城”去赌一赌

——记《围城》中的陈道明 杨恩学 98

关于一个女人的话题

——记吕丽萍 毛玲玲 102

情痴和政治家

——记英达 陈 戎 107

“围城”中的出水芙蓉

——记青年演员史兰芽 王涵咏 111

葛优印象 彭 俐 114

“城外”人谈《围城》

促膝闲话中书君 柯 灵 120

钱钟书的风格与魅力 柯 灵 125

谈《围城》的电视剧改编 童道明 133

人生困境中的“围城心态” 刘扬体 141

两道难题

——电视剧《围城》艺术再创作得失管见 ... 纪新华 150

《围城》的三层意蕴 温儒敏 165

《围城》杂感 路海波 173

知识阶层的没落

——读《围城》 胡 思 176

《围城》的讽喻与掌故 赵一凡 201

《围城》的隐喻及主题 赵一凡 214

未甘术取任缘差

——杨绛《记钱钟书与〈围城〉》读后 张明亮 225

后记 解玺璋 235

《围城》重印前记

钱钟书

《围城》1947年在上海初版，1948年再版，1949年三版，以后国内没有重印过。偶然碰见它的新版，那都是香港的“盗印”本。没有看到台湾的“盗印”本，据说在那里它是禁书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的英文著作里对它作了过高的评价，导致了一些西方语言的译本。日本京都大学荒井健教授很久以前就通知我他要翻译，近年来也陆续在刊物上发表了译文。现在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建议重新排印，以便原著在国内较易找着，我感到意外和忻幸。

我写完《围城》，就对它不很满意。出版了我现在更不满意的一本文学批评以后，我抽空又写长篇小说：命名《百合心》，也脱胎于法文成语（Le coeur d'artichaut），中心人物是一个女角。大约已写成了二万字。1949年夏天，全家从上海迁居北京，手忙脚乱中，我把一叠看来像乱纸的草稿扔到不知哪里去了。兴致大扫，一直没有再鼓起来，倒也从此省心省事。年复一年，创作的冲动随年衰减，创作的能力逐渐消失——也许两者根本上是一回事，我们常把自己的写作冲动误认为自己的写作才能，自以为要写就意味着会写。相传幸运女神偏向着年轻小伙子，料想文艺女神也不会喜欢老头儿的；不用说有些例外，而有例外正因为有公例。我慢

慢地从省心进而收心，不作再写小说的打算。事隔 30 余年，我也记不清楚当时腹稿里的人物和情节。就是追忆清楚了，也还算不得数，因为开得出菜单并不等于摆得成酒席，要不然，谁都可以马上称为善做菜的名厨师又兼大请客的阔东道主了，秉承曹雪芹遗志而拟定“后 40 回”提纲的学者们也就可以凑得成和抵得上一个或半个高鹗了。剩下的只是一个顽固的信念：假如《百合心》写得成，它会比《围城》好一点。事情没有做成的人老有这类根据不充分的信念；我们对采摘不到的葡萄，不但想像它酸，也很可能想像它是分外地甜。

这部书初版时的校读很草率，留下不少字句和标点的脱误，就无意中为翻译者安置了拦路石和陷阱。我乘重印的机会，校看一遍，也顺手有节制地修改了一些字句。《序》里删去一节，这一节原是郑西谛先生要我添进去的。在去年美国出版的珍妮·凯利（Jeanne Kelly）女士和茅国权（Nathan K. Mao）先生的英译本里，那一节已省去了。

1980 年 2 月

这本书第二次印刷，我又改正了几个错字。两次印刷中，江秉祥同志给了技术上和艺术上的帮助，特此志谢。

1981 年 2 月

我乘第三次印刷的机会，修订了一些文字。有两处多年蒙混过去的讹误，是这本书的德译者莫妮克（Monika Motsch）博士发觉的。

1982 年 12 月

为了塞尔望—许来伯（Sylvie Servan-Schreiber）女士的法语译本，我去年在原书里又校正了几处错漏，也修改了几处词句。恰好这本书又要第四次印刷，那些改正就可以安插

了。苏联的索洛金 (V.Sorokin) 先生去年提醒我，他的俄译本比原著第一次重印本早问世五个月，我也借此带便提一下。

1984 年 11 月

《围城》序

钱钟书

在这本书里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、某一类人物。写这类人，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，只是人类，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。角色当然是虚构的，但是有考据癖的人也当然不肯错过索隐的机会、放弃附会的权利的。

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。两年里忧世伤生，屡想中止。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，替我挡了许多事，省出时间来，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。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。不过，近来觉得献书也像“致身于国”、“还政于民”等等佳话，只是语言幻成的空花泡影，名说交付出去，其实只仿佛魔术师玩的飞刀，放手而并没有脱手。随你怎样把作品奉献给人，作品总是作者自己的。大不了一本书，还不值得这样精巧地不老实，因此罢了。

1946年12月15日

《围城》日译本序

钱钟书

059409

大约在 1956 年冬天，荒井健先生首次和我通信，我模糊记得信上谈到清末民初的一两位诗人。他在以后的信里，讲起读过《围城》，愿意译成日语。我对这本书，像 1980 年重印本《前记》所说，早已不很满意了，然而一位崭露头角的青年汉学家——荒井先生那时候刚 30 开外——居然欣赏它，我还是高兴的。我也自憾东西不够好，辜负他的手笔。渐渐彼此音问疏隔，差不多有 20 年，我约略知道他成为中晚唐诗歌的卓著权威，又是近代中国文学的敏锐的评论家。随着年龄和学识的增长，他对这本书的翻译计划，也许就像我本人对它的写作经历，只看成贾宝玉所谓“小时候干的营生”，懒去重提了。我偶尔回忆到那番通信时，曾经这样猜想过。

1977 年冬天，有朋友给我看日本京都出版的《飑风》杂志三期。1975 年 10 月号刊载荒井先生的《围城》译文第一章，这够使我惊喜了。又看见 1977 年 10 月号第三章译文的《附记》，我十分感愧。1975 年左右，国外流传着我的死讯。荒井先生动手翻译《围城》，寓有悼念的深情；他得知恶耗不确，特地写了《附记》，表示欣慰。在我故乡，旧日有个迷信：错报某人死了，反而使他延年益寿。“说凶就是

吉”原属于古老而又普遍的民间传说。按照这种颇有辩证法意味的迷信，不确的死讯对当事人正是可贺的喜讯。但是，那谣言害得好友们一度为我悲伤，我就仿佛自己干下骗局，把假死亡赚取了真同情，心里老是抱歉，因为有时候真死亡也只消假同情就尽够了。荒井先生准觉得他和我有约在先，一定要实践向亡友的诺言。他获悉我依然活着，大可以中止翻译，而专心主持他的《李义山诗集释》。他依然继续下去，还和后起的优秀作家中岛长文先生合作，加工出细货，把《围城》译完，了却 20 余年前的宿愿。和日、中两国都沾边的苏曼殊曾称翻译为“文学因缘”，这一次的文学因缘也标志着生死交情呢。

19 世纪末德国最大的希腊学家（Ulrich von Wilamowitz-Moellendorff）在一部悲剧（Euripides *Hippolytus*）译本的开头，讨论翻译艺术，说：“真正的翻译是灵魂转生”，譬如古希腊语原著里的实质换上了德语译文的外形。他用的比喻是我们中国人最熟悉不过的，而且我们知道它可以有形形色色的涵义。几千年来，笔记、传奇、章回小说里所讲投胎转世和借尸还魂的故事真是无奇不有；往往老头子的灵魂脱离了衰朽的躯壳而假借少年人的身体再生，或者丑巴怪的灵魂抛弃了自惭形秽的臭皮囊而转世成为美人胚子。我相信，通过荒井、中岛两先生的译笔，我的原著竟会在日语里脱去凡胎、换成仙体。

两位先生要我为译本写篇序，我没有其它的话可说。关于这部书本身呢，作品好歹自会说它的话，作者不用再抢在头里、出面开口；多嘴是多余的。

1981 年 7 月 4 日于北京

《围城》德译本前言

钱钟书

波恩大学莫妮克博士 (Dr Monika Motsch) 最初学习古希腊语文，后来专攻英美文学，写了一本博雅的《埃兹拉·庞德和中国》(Ezra Pound und China, 1976)，收入文学理论大师加达莫 (H.G.Gadamer)、英美文学研究的卓著权威苏纳尔 (R.Sühnel) 等人主编的丛书里。

庞德对中国语文的一知半解、无知妄解、高深玄妙的误解增强了莫妮克博士探讨中国文化的兴趣和决心。她对中国近代文学，有广泛而又亲切的认识，善于运用汉语，写出活泼明净的散文，中国人看到了，都会惊叹说：“但愿我能用外语写得出这样灵活的散文！”庞德的汉语知识常被人当作笑话，而莫妮克博士能成为杰出的汉学家；我们饮水思源，也许还该把这件事最后归功于庞德。可惜她中文学得那么好，偏来翻译和研究我的作品；也许有人顺藤摸瓜，要把这件事最后归罪于庞德了。

莫妮克博士特来中国，和我商谈她的译本。她精细地指出了谁都没有发现的一些印刷错误，以及我糊涂失察的一个叙事破绽。临别时，她要求我为译本写篇引言。她来自现代“阐释” (Hermeneutik) 派文评的发源地——西德，有作品为据，大概不再需要作者的补充说明。我更考虑到，她对我

的东西可能翻译得腻烦了，我省事也正是省她的事。我体恤她的劳动，即使有长篇大论，也就隐而不发了。好在我并没有。

1982年9月

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

钱钟书

“论理你跟我该彼此早认识了，”他说，拣了最近火盆的凳子坐下：“我就是魔鬼，你曾经受我的引诱和试探。”

“不过，你是个实心眼儿的好人！”他说时泛出同情的微笑，“你不会认识我，虽然你上过我的当。你受我引诱时，你只知道我是可爱的女人、可亲信的朋友，甚至是可追求的理想，你没有看出是我。只有拒绝我引诱的人，像耶稣基督，才知道我是谁。今天呢？我们也算有缘。有人家做斋事，打醮祭鬼，请我去坐首席，应酬了半个晚上，多喝了几杯酒，醉眼迷离，想回到我的黑暗的寓处，不料错走进了你的屋子。内地的电灯实在太糟了！你房里竟黑洞洞跟敝处地狱一样！不过还比我那儿冷；我那儿一天到晚生着硫磺火，你这里当然做不到——听说炭价又涨了。”

这时候，我惊奇已定，觉得要尽点主人的义务，对来客说：“承你老人家半夜降临，蓬荜生黑，十分荣幸！只恨独身作客，没有预备欢迎，抱歉得很！老人家觉得冷么？失陪一会，让我去叫醒佣人来沏壶茶，添些炭。”

“那可不必，”他极客气地阻止我，“我只坐一会儿就要去的。并且，我告诉你”——他那时的表情，亲信而带严重，极像向医生报告隐病时的病人——“反正我是烤火不暖的。”

我少年时大闹天宫，想夺上帝的位子不料没有成功，反而被贬入寒冰地狱受苦，好像你们人世从前俄国的革命党，被暴君充配到西伯利亚雪地一样。我通身热度都被寒气逼入心里，变成一个热中冷血的角色。我曾在火炕上坐了三日三夜，屁股还是像窗外的冬夜，深黑地冷……”

我惊异地截断他说：“巴贝独瑞维衣（Barbey D'Aurevilly）不是也曾说……”

“是啊，”他呵呵地笑了：“他在《魔女记》（Les Diaboliques）第五篇里确也曾提起我的火烧不暖的屁股。你看，人怕出名啊！出了名后，你就无秘密可言。什么私事都给采访了去传说，通讯员等去发表。这么一来，把你的自传或忏悔录里的资料硬夺去了。将来我若做自述，非另外捏造点新奇事实不可。”

“这不是和自传的意义违反了吗？”我问。

他又笑了：“不料你的识见竟平庸得可以做社论。现在是新传记文学的时代。为别人做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，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见，借别人为题目来发挥自己。反过来说，作自传的人往往并无自己可传，就逞心如意地描摹出自己老婆、儿子都认不得的形象，或者东拉西扯地记载交游，传述别人的轶事。所以，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，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；你要知道别人，你倒该看他为自己做的传。自传就是别传。”

我听了不由自主地佩服，因而恭恭敬敬地请求道：“你老人家允许我将来引用你这段话么？”

他回答说：“那有什么不可以？只要你引到它时，应用‘我的朋友某某说’的公式。”

这使我更高兴了，便谦逊说：“老人家太看得起我了！我

配做你的朋友么？”

他的回答颇使我扫兴：“不是我瞧得起你，说你是我的朋友；是你看承我，说我是你的朋友。做文章时，引用到古人的话，不要用引号，表示辞必已出，引用今人的话，必须说‘我的朋友’——这样你才能招徕朋友。”

他虽然这样直率，我还想敷衍他几句：“承教得很！不料你老人家对于文学写作也是这样的内行。你刚才提起《魔女记》已使我惊佩了。”

他半带怜悯地回答：“怪不得旁人说你跳不出你的阶级意识，难道我就不配看书？我虽属于地狱，在社会的最下层，而从小就有向上的志趣。对于书本也曾用过功夫，尤其是流行的杂志小册子之类。因此歌德称赞我有进步的精神，能随着报纸上所谓‘时代的巨轮’一同滚向前去。因为你是个欢喜看文学书的人，所以我对你谈话时就讲点文学名著，显得我也有同好，也是内行。反过来说，假使你是个反对看书的多产作家，我当然要改变谈风，对你说我也觉得书是不必看的，只除了你自己做的书——并且，看你的书还嫌人生太短，哪有工夫看什么典籍？我会对科学家谈发明，对历史家谈考古，对政治家谈国际情势，展览会上讲艺术赏鉴，酒席上讲烹调。不但这样，有时我偏要对科学家讲政治，对考古家论文艺，因为反正他们不懂什么，乐得让他们拾点牙慧；对牛弹的琴根本就不用挑选什么好曲子！烹调呢，我往往在茶会上讨论；亦许女主人听我讲得有味，过几天约我吃她自己做的菜，也未可知。这样混了几万年，在人世间也稍微有点名气。假丁赞我善于思辩，歌德说我见多识广。你到了我的地位，又该骄傲了！我却不然，越变越谦逊，时常自谦说：‘我不过是个地下鬼！’就是你们自谦为‘乡下人’的意思，

我还恐怕空口说话不足以表示我的谦卑的精神，我把我的身体来作为象征。财主有布袋似的大肚子，表示囊中充实，思想家垂头弯背，形状像标点里的问号，表示对一切发生疑问；所以——”说时，他伸给我看他的右脚，所穿皮鞋的跟似乎特别高——“我的腿是不大方便的，这象征着我的谦虚，表示我‘蹩脚’。我于是发明了缠小脚和高跟鞋，因为我的残疾有时也需要掩饰，尤其碰到我变为女人的时候。”

我忍不住发问说：“也有瞻仰过你风采的人说，你老人家头角峥嵘，有点像……”

他不等我讲完就回答说：“是的，有时我也现牛相。这当然还是一种象征。牛惯做牺牲，可以显示‘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’的精神；并且，世人好吹牛，而牛决不能自己吹自己，至少生理构造不允许它那样做，所以我的牛形正是谦逊的表现。我不比你们文人学者会假客气。有种人神气活现，你对他恭维，他不推却地接受，好像你还他的债，他只恨你没有附缴利钱。另外一种假作谦虚，人家赞美，他满口说惭愧不敢当，好像上司纳贿，嫌数量太少，原璧退还，好等下属加倍再送。不管债主也好，上司也好，他们终相信世界上还有值得称赞的好人，至少就是他们自己。我的谦虚才是顶彻底的，我觉得自己就无可骄傲，无可赞美，何况其他的人！我一向只遭人咒骂，所以全没有这种虚荣心。不过，我虽非作者，却引起了好多作品。在这一点上，我颇像——”他说时，毫不难为情，真亏他！只有火盆里通红的炭在他的黑脸上弄着光彩，“我颇像一个美丽的女人，自己并不写作，而能引起好多失恋的诗人的灵感，使他们从破裂的心里——不是！从破裂的嗓子里发出歌咏。像拜伦、雪莱等写诗就受到我的启示。又如现在报章杂志上常常鬼话连篇，这也是受

我的感化。”

我说：“我正在奇怪，你老人家怎会有工夫。全世界的报纸，都在讲战争。在这个时候，你老人家该忙着屠杀和侵略，施展你的破坏艺术，怎会忙里偷闲来找我谈天。”

他说：“你颇有逐客之意，是不是？我是该去了，我忘了夜是你们人世间休息的时间。我们今天谈得很畅，我还要跟你解释几句，你说我参预战争，那真是冤枉。我脾气和平，顶反对用武力，相信条约可以解决一切，譬如浮士德跟我歃血为盟，订立出卖灵魂的契约，双方何等斯文！我当初也是个好勇斗狠的人，自从造反失败，驱逐出天堂，听了我参谋的劝告，悟到角力不如角智，从此以后我把诱惑来代替斗争。你知道，我是做灵魂生意的。人类的灵魂一部分由上帝挑去，此外全归我。谁料这几十年来，生意清淡得只好喝阴风。一向人类灵魂有好坏之分。好的归上帝收存，坏的由我买卖。到了十九世纪中叶，忽然来了个大变动，除了极少数外，人类几乎全无灵魂。有点灵魂的又都是好人，该归上帝掌管。譬如战士们是有灵魂的，但是他们的灵魂，直接升入天堂，全没有我的份。近代心理学者提倡‘没有灵魂的心理学’，这种学说在人人有灵魂的古代，决不会发生。到了现在，即使有一两个给上帝挑剩的灵魂，往往又臭又脏，不是带着实验室里的药味，就是罩了一层旧书的灰尘，再不然还有刺鼻的铜臭，我有爱洁的脾气，不愿意拣破烂。近代当然也有坏人，但是他们坏得没有性灵，没有人格，不动声色像无机体，富有效率像机械。就是诗人之类，也很使我失望；他们常说表现灵魂，把灵魂全部表现完了，更不留一点儿给我。你说我忙，你怎知道我闲得发慌，我也是近代物质和机械文明的牺牲品，一个失业者，而且我的家庭负担很重，有